



陈桂涛

陈春陆

佛山市作家协会

痕

陈桂涛 陈春陆

佛山市作家协会

宝刀未老

——代序

·林振勇·

陈桂涛、陈春陆两位老兄虽说原来天各一方，各有苦乐，在前半生的大千世界中各有独钟，桂涛兄出生于风景如画的苏州，春陆兄降世于迷人的泰国。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把这两位穷孩子集合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陈桂涛作战骁勇，屡立战功，还是第一批参与解放佛山的战士；陈春陆则以他横溢的文化才华服务于军中，发挥了同拿枪一样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同千千万万的英雄一样，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共和国功臣。

如今，年过花甲，他们离休了。拿枪的手确实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恋恋不舍地把枪交给了年轻人。但是，他们觉得，人生于世，手是不能空着的。于是就劲头十足地拿起

笔杆子当武器，冀希以此继续向人民奉献赤诚。造物法则的功力果遂他们所愿，近年来，他们利用生活积累深厚，阅历丰富的优势，勤奋笔耕，陈桂涛就出版了《南兴王之死》、《万山群岛之战》两书及短篇小说、杂文等一批；陈春陆或编或译，出版了《泰国华文文学初探》、《断臂村》、《芳洲芳草》（与人合集）等书及访泰散文、泰华文学评论、改革开放报告文学等众多色彩纷呈的作品。可谓老骥伏枥，文成功就。

现在，由于志同道合的缘故，两位老兄又献出合集《痕》，可见他们孜孜以求的心态丝毫没有减退，再展解放军战士逐鹿沙场冲锋不止的雄风，尤为可嘉。

这个小说、散文合集的特别之处，是两位作者各在所处当时截然不同环境和阶段的写照，因此，两人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对生活认识的深度以及对世事的理喻有所不同，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却又是统一的。陈桂涛动笔于离休后，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攫取了一些一直令他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以他耿直坦诚的胸怀和笔法记叙了一些颇有意味的事情，读来明快，发人深思；陈春陆则是精心整理他十几岁时在泰国所写的一批散文，汇集成章，保留了侨居生活的情韵和对人生的种种憧憬，文字表面似较稚嫩，但却透发着一份清沏无邪而清新可贵的童真，生机泱然。现在两种品味文章集于一书，相映成趣，颇值一阅。

两位老兄对于文学的这般追求，长者风范跃然纸上，堪美可赞。愿老兄们今后更是妙笔生花，以警世之聪点石成金。祝愿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健康长寿！

于壬申年冬

目 录

散文 小说 诗歌

宝刀未老——代序.....林振勇（1）

陈桂涛半读斋选集

小 说

乡下姑爷.....（7）

暗室.....（26）

气功大师南行记.....（50）

迟到的春天.....（66）

福娃.....（82）

杂 文

谈虎.....（96）

“谢谢”篇	(99)
犹忆当年鏖战时	(102)
生命·爱情·自由(外一章)	(104)
“闲书”略议	(109)
“老有所为”与“自讨苦吃”	(112)
纪念逝去的岁月	(115)

游 记

旅泰琐谈	(120)
滕王阁新记	(132)

陈春陆散文选

(1946——1948)

逃	(138)
塔仔山畔的黄昏	(141)
金边市一角	(142)
梁园散记	(146)
火线下逃亡的经历	(152)
偷渡之夜	(156)
水车乡随笔	(161)
海的回忆	(163)
红河	(166)
“独立”的小故事	(169)
饮茶	(172)
梦	(175)

祭.....	(177)
筑墳者.....	(179)
海的三年祭.....	(181)
我瘦了.....	(183)
村居漫笔.....	(185)
贝壳(外二章).....	(188)
江冬通讯.....	(190)
明.....	(194)
友情.....	(198)
到是拉差去.....	(208)
钉蚝的人.....	(212)
在盛戍.....	(215)
我要归去.....	(219)
海行通讯.....	(221)
“就学”日记.....	(228)
活画.....	(233)

(1982——1986)

海市蜃楼.....	(241)
磐石寻梦.....	(249)
将军虾.....	(255)
潮州湘子桥的传说.....	(258)
难忘的椰姑娘.....	(261)
挂绿.....	(263)
韩江鳄的悲欢.....	(269)
赞蚝儿.....	(274)

碧海莲峰·····	(277)
鲤鱼虫的传说·····	(282)
奇妙的贪泉·····	(285)
美丽的鹿回头·····	(289)
澳门游·····	(296)

陈桂涛半读斋选集

陈桂涛，生于1927年5月，

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报社工作，曾任编辑、记者、编辑主任等职，后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

1957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6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65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7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75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8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85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9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1995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200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2005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201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2015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2020年，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

陈桂涛先生，生于1927年5月，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报社工作，曾任编辑、记者、编辑主任等职，后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等职。



他，姑苏人，生于1927年8月。

早年就读、毕业于信丰师范专科与东北军政大学。1949年10月部队南下解放穗、禅等地后转业地方，落脚珠江三角洲从事文化、侨务等工作，迄今四十余载。

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就喜读书爱文学，创作从一篇散文《故乡塔影斜》开始《刚报副刊发表》。从此，除因创作小说《关公服气》和随笔《不必惊慌》等罹遭左难而禁写的岁月之外，业余仍一直用笔不辍。

作者生性鲠直、开朗，为文严肃活泼，情真意切，笔锋颇为犀利，耐人寻味。作品偏重于小说和杂文小品。

1986年底离休后仍以笔耕作为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90年出版地方历史小说《南兴王之死》，91年出版纪实小说《万山群岛之战》，以及在《佛山文艺》、《佛山日报》、《佛山艺术》、《佛山侨报》、《羊城晚报》、《珠海特区报》和《老年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杂文等一批作品。

人永远都憧憬着美好未来，只要有一颗炽热的爱心，绝不会为遭遇生活的欺骗和戏弄而忧伤。

——陈桂涛

蘇東坡次韵江梅岭五言诗句
 得此世中事
 孤月此心明

檀濤同志贈
 林君選

乡下姑爷

诸位，故事开讲之前，照例来几句开场白。

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传统意识中截然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特点，总认为城里人比乡下人优越，通常以城里人穿鞋踏袜不像乡下人见天就一双赤脚直接与地球接触为区别。多少年来乡下人很向往城市，而城里人却不愿过农村生活，即使在“造反有理”大革文化之命混噩年代，山村农舍中涌进了许多城里人，说是以农为师，企求获得农民再教育，其实是带有惩罚性的，如果硬要冠之“自愿”，恐怕只能以百分之零点零零几计算。

然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如春风劲吹，正迅速地改变着顽固的城乡概念，真正心甘情愿上山下乡者已与日俱增，深信城乡差别将逐渐消失，因为乡下人富了，衣食住行与城里人一样、一样赶潮流、追时髦。

好，言归正传——

“喂，知道吗？乡下姑爷进城了。”人称风流阿姆的王嫂没头没脑地对着烧腊档前买叉烧的秦二婶送过话去。

“乜，乜，你说谁呀？”秦二婶满头雾水，回眸盯住阿姆。

“你呀，真闭塞，就是住你四楼朱局长的千金，玲玲小姐从乡下找来的对象，准备秋凉结婚呐。”

“呵，是玲女的婚事，你阿姆真不愧居民记者，消息灵通人士，”二婶回敬了阿姆一句，接着说：

“玲女都28岁了，也该办喜事啦，有什么奇怪的。”

“咳，奇到不奇，可我搞不清朱老头怎么想的，身为局长，面前就这么一个独女，读过专科，又有一份银行优差，偏让她嫁个乡下仔，真……”

“怎么？乡下仔就不能进城当姑爷？”

“好了，二婶，我不了解情况，不敢乱放炮，你们楼上楼下，总见过这位乡下姑爷，怎样，后生仔帅不帅？”

“咁帅啦，前个礼拜天我去饮茶，碰巧朱家三口同未来女婿坐在隔邻茶位，朱太还拉我过去侃了一轮。”二婶的话当堂吊起了阿姆“采访”的胃口，急忙抓过二婶的菜篮子，拉她坐到石凳上，势必来个盘根问底不可：

“说说，靓仔长相怎样？‘发’得紧要？”

“发不发我不晓，不过出手好大方，老实讲，荷包空空也不敢请外父佬进‘金城’大厅，就是他腰带吊着个BB机，手边按住个大哥大，肯定不是吃了上顿望下餐的人马嘛。”

“人呢？”

“人？神高马大，一表人才，斯文淡定，识性懂礼，眼又灵嘴又乖，一口一声阿姨，叫得我心都甜。”二婶把阿姆逗乐了，笑笑说：

“好你个姆记二婶，可以当婚姻介绍所所长，还真受人捧，好采你没有女儿。”

“哼，如果我有女，一定也嫁个乡下仔。”

哈哈，嘻嘻……

二

时序倒推到六十年代。

一天黄昏，十二岁的小玲玲瑟缩在吴勤烈士陵园前的石阶上，睁大着一双含泪的圆眼，仰望着天空一堆堆向南移动的乌云，幼稚的心灵扣上了一把无情、冷酷的钢锁。她惊恐、彷徨、茫然，紧紧地搂着一个书包，一块红卫兵袖章丢弃在离她三尺远的泥坑里，她多么想一口气跑回家去，可是她不敢，不敢再踏进抄得破碎的家。仅仅几个小时，她就从革命小将跌进了黑七类后代的深渊，因为爸爸是走资派。

当她下午放学，耳畔仍响着激昂的“打倒！打倒！”余音，回到家门时，碰上一帮凶神恶煞的大汉，推推拉拉把爸爸押上卡车。

这会儿她记忆中最最清晰的是爸爸那一脸庄严愤怒的神色，和那挂在爸爸脖子上的大纸牌，朱振华三个字打了红叉，血淋淋似的，太可怕啦。

爸爸有罪？爸爸是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也不是在世界上才活了十二年的小姑娘能理解的。小小的脑海中除了慈